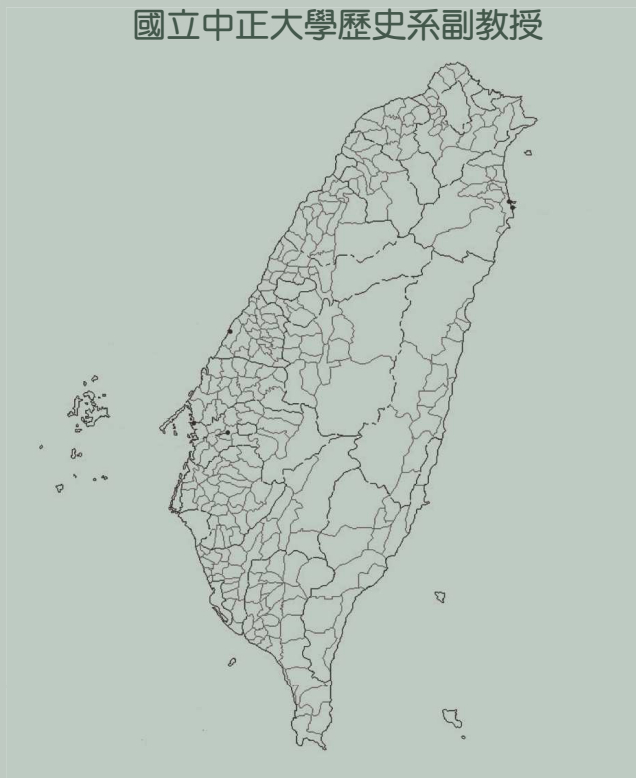


追尋文本世界的海盜蹤跡

——關於臺灣蔡牽的傳說*

李若文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 本文源自國科會補助專題計劃NSC95-2411-H-194-013，並感謝兩位匿名審稿人的意見，對本文修改助益良多。

中文摘要

本文整理流傳在臺灣的蔡牽傳說，分地名、諺語和民間故事三大類。一方面，在官方檔案、史籍文獻之外開發新資料，希望有助於了解蔡牽幫與臺灣社會之間的關聯。另一方面，在民間傳聞裡找尋海盜的聲音，嘗試為當事人建立資料，因為嘉慶朝海盜沒能留下文字記錄，讓海盜自己來說故事，聲音或許可補欠缺文字的遺憾。但是，傳說有別於一般史料，人們傾向於以文學文本看待，筆者看法稍有不同。本文認為口傳資料經考辨、解讀、究明之後，可以轉為有用的史料，傳說世界不盡然全屬虛構，這裡一樣可以發現歷史。蔡牽擅長說故事，對於沒有文字憑藉的海盜而言，這是與官兵對抗較勁的手段，也是一種生存技倆。其實，編織故事、散播流言的行徑同時存在於官盜雙方，本稿只處理了蔡牽的部份，其餘留待日後。總之，文本世界真真假假，本文之例顯示：弄假成真的傳說可能形成地方記憶，記憶又直接轉入歷史，這方面彰化縣王宮港是個典型的例子。

關鍵字：嘉慶海盜、蔡牽、臺灣、傳說、王宮

一、前言

海盜四周著圍繞著各樣傳說，彷彿虛擬卻又引人遐思。清朝嘉慶年間兩名海盜王——張保和蔡牽，前者據傳在廣東臺山上川島藏有大量財寶，破解秘訣是一首藏寶詩：「橄欖對峨眉，十萬九千四，月掛竹竿尾，兩影相交地」¹。至於蔡牽，流傳馬祖地區順口溜是這樣的：「芹圇芹連連，七缸八鉢九排連；大水密賣著，小水密鼎墘；誰人得的去，快活千萬年」²，誰能解開謎底，就能得到一筆享用不盡的財富。

以上不知是否出自張、蔡本人，不過，就傳統史觀而言，傳說不算是史料，至少不是第一手資料。因為來源不詳，不知原創者為何人，而且，傳述過程幾經潤色修改，信憑性早就大有問題。³看來傳說即使能解明事實，也不被當成直接證據，不能逕自呼為史料，那麼，視為文學性「文本」（text）如何？應該比較妥當吧！可是，如以「文本」看待，文本充滿不確定性，又如何達到歷史求真的目的？⁴文本的虛構物可以建構歷史嗎？使之史料化的努力會不會徒勞呢？該怎樣面對信疑參半的傳說資料？這些相關的思考就是本文撰寫動機。

本文蒐集流傳在臺灣的蔡牽傳說，分地名、諺語、民間故事三大類。希望在歷來以史籍、檔案為主的文獻之外開發新資料，對蔡牽幫與臺灣社會的關聯有更多了解，另一方面，嘗試在民間的聲音裡尋找海盜。清季海盜大多出身社會下層，罪犯身分使他們彷彿被褫奪「發言

1 上田信，《海と帝國，明清時代》（東京都：講談社，2005.8），頁416；廣東上川島旅遊，2008年3月27日，取自「指南針網」：http://www.ly321.com/news/lyyoubaodian/2007_7_20_10_54_532388.htm_-27k_-。

2 劉家國（1996年12月24日），大海盜蔡牽 北竿藏寶傳奇，2009年3月3日，取自「馬祖資訊網」：http://www.matsu.idv.tw/topicdetail.php?f=4&t=37936_-20k_-。

3 杜維運，《史學方法論》（臺北市：華世，1979），頁133。

4 後現代主義者認為文本的基本特性（文本性，textuality），就是它含意的不確定性，以文本的內在特性（intratextuality）而言，他們認為歷史寫作與研究對象之間只有主客體之別，無法截然區分，在他們看來，也沒有史料與史實的區別；參見古偉瀛、王晴佳，《後現代與歷史學：中西比較》（臺北市：巨流，2000），頁118-119,121。

權」，成了消音的一群，只有在傳說裡他們才有發聲的機會。張中訓說：清代海盜以文盲為主，他們沒能為自己留下文字記錄，未曾留下書信、日記、航海筆記等資料。⁵但是，沒有記錄不意味著不發聲。事實上，海盜們有各種發聲管道，包括：傳說、民謠、俗諺、俚語、故事等，人們在傳述或評論之時，當事人（海盜、商人、其他相關者）也倚賴這些途徑散播傳聞，達到影響視聽、操縱輿情的目的。⁶

本文考察傳說內容的虛實，也嘗試推敲虛實之間的關聯互動。因為口傳資料流傳數代，變成地方記憶，其間真假混淆，要究明虛實並不容易。尤其情節虛構的部分，相沿日久，耽於地方人士記憶中，虛象極可能轉變為具意義的實象，這就涉及傳說原型（prototype）的演變、轉化或流傳的問題了。要徹底追查誠然不易，但是，只要材料足夠且有文獻可佐證，能揭露隱於其中的關鍵，相信傳說世界再飄渺虛幻，還是有與真實接軌的可能。

本稿主題以「文本」為名，除了顧及一般人對傳說有別於傳統史料的認知差異外，也重視來自後現代主義者的提醒。究竟文本與史料是否不同？差異何在？這是一個有爭議性的概念，後現代主義者與歷史學家還在持續對話中。⁷不過，後現代主義者把一切視為文本，連同歷史、社會、文化、政體都當成了文本。如詹京斯（Keith Jenkins）所言：過去沒有形式；是歷史家解讀遺留下來的文本蹤跡，透過書寫重新呈

5 張中訓，〈清嘉慶年間閩浙海盜組織研究〉，收入《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2輯（臺北市：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1986），頁161，註①。

6 官方與海盜在情資方面經常有激烈攻防，例如：嘉慶12年5至7月間漁戶傳述蔡牽在福建祥芝洋因傷斃命，浙江巡撫清安泰即建言不要輕信浮言，他認為：「焉知非該逆故散浮言，以為緩勦稽誅之計」，可見散播傳聞的技倆在海盜一方也是慣用的戰術；以上引自（清）李桓撰《國朝耆獻類徵初編》（揚州市：廣陵書社，2007），卷192，疆臣44「清安泰」傳，頁48。

7 後現代主義否認歷史有真相、或有客觀性事物的存在，一切都視為文本，取消第一手與第二手史料的區分，把歷史知識當成是一種解釋或解讀，這是對近代史學方法論提出的重大挑戰；參見理查·伊凡斯（Richard J. Evans）著，潘振泰譯，《為史學辯護》（臺北市：巨流，2002），頁3-4；王晴佳、古偉瀛，《後現代與歷史學》，前揭，頁123-124。另一方面，史學家對以上批判也做出回應，批判後現代主義者的認知，認為把史料當成文本只是譬喻而非事實，從而演出捍衛史學理論的辯論戰；參見伊凡斯，同上，頁128-129。

現而已，過去不是一種文字文本。⁸這等於說歷史記錄不等同於過去一樣，迄今已屬常識，但是，以上所言依然有強烈的提醒作用。過去不是文字！使之文字化，創造大量文字文本，如果是知識份子的專屬的話，那麼，非知識份子必然也有其他形式的文本。何況每個時代、階層、社會角落都存在創造文本的行為，以本文主題而言，官方有奏摺報告，海盜也有海盜自己的文本。

蔡牽（1761 - 1809）的時代，百姓傳達仍以口耳相傳為主，尤其社會對抗者，藉此表白、宣揚或混淆敵方耳目。研究者在傳說裡尋找素材，將之轉化為可用的資料，應該有可預期的效果。過去研究嘉慶海盜，一向倚靠檔案或官述文獻，官方史料有其他資料無法取代的正統性，可是，如要接近海盜的文本世界，傳說顯然處於更有利的位置。

二、池王爺逼退蔡牽的傳說——關於「王宮」地名

嘉慶年間蔡牽、朱瀆入侵臺灣，在臺灣地名上留下痕跡，筆者所見至少有六處（參見〔表1〕和〔圖1〕）。有與之直接相關，或間接相關者；有出於地方官民的角度而命名者，有內容過於傳奇迄今懸宕未決者，例如4號之說。

〔表1〕4號關於「王宮」之名的由來，據聞與蔡牽有關，地點在今日彰化縣芳苑鄉的「王功」村庄。相傳蔡牽劫掠至此，被池王爺顯靈逼退，承諾不再上岸搶劫，日後再來重修王爺宮廟，使之成為護庄的

8 凱斯·詹金斯（Keith Jenkins）著，江政寬譯，《後現代歷史學：從卡耳和艾爾頓到羅遜與懷特》（臺北市：麥田，1999），頁29, 247。

村廟。⁹此說相傳至今超過兩百年，變成地方集體記憶的一部份，然而因缺乏史料根據，始終停留在傳說的層次上。¹⁰本文考訂虛實，一探究竟。

表1：與海盜活動相關的地名

編號	地名	今日位置	由來概說
1	賊仔澳	宜蘭蘇澳	位於南安國小東南海濱。相傳嘉慶2年蔡牽攏靠沙崙，上岸打掠；12年春朱漬謀佔為巢，竄來此地停泊，因此該小灣澳被稱「賊仔澳」。 ¹¹
2	功勞埔	宜蘭蘇澳	位在今日存仁社區。嘉慶12年朱漬自蘇澳登陸，準備攻占蘭陽溪南之地，海盜重視功勞埔一帶，蓄意納之，清廷得知後派兵圍剿。此地漁民為官兵作內應，終於消滅海盜，官方表彰其協助破賊有功，地名由此而來。 ¹²
3	蔡牽港	彰化芳苑	相傳蔡牽船隻潛行聚集於彰化沿海某處，作為該幫出入臺灣中部的據點，俗稱「蔡牽港」。 ¹³
4	王宮	彰化芳苑	相傳蔡牽來此劫掠，被「池王爺」顯靈逼退，為了感謝王爺開恩，蔡牽回泉州運材料前來改建王爺宮，還通令船隊航行至此要舉香遙拜。此後蔡牽徒眾經過時，都會大喊「王爺宮到了！」，簡稱為「王宮」。
5	鰲鼓	嘉義東石	地名由來之說有二。其中之一是蔡牽手下大將名為蔡獵狗（或「九」）定居此地，為該地取名「鰲鼓」，象徵蔡牽黨羽人多勢眾之意。 ¹⁴

- 9 關於「王宮」之名的由來，民間傳說有幾種版本：①荷據時代荷蘭人建城防堵西班牙人南侵，民眾稱此城為「王宮」，嘉慶年間廢墟淪為蔡牽的巢穴；②蔡牽率船侵擾此地，被池王爺顯靈逼退，蔡牽於是改建王爺宮以示謝恩；③蔡牽被壽山宮的王爺和普山宮的上帝公聯手作法逼退，民眾感念二宮神明之功，後改名為「王功」。三說之中以第二說最具代表性，以上參見魏金絨《芳苑鄉志—歷史篇》（芳苑鄉：芳苑鄉公所，1997），頁8、78；康原《芳苑鄉志—文化篇》（芳苑鄉：芳苑鄉公所，1997），頁273-277；魏金絨《甦醒中的王功》（彰化市：彰化縣文化局，2003），頁34-35、76-77。
- 10 王宮港靠海維生，有過輝煌的商港時期，《芳苑鄉志》編纂群及地方文史團體對於上述傳說都有採集和調查，惟故事性很強，虛實難辨，造成困擾。以魏金絨為例，他在訪談耆老羅列採得的故事後指出：「雖然我們可以認定這是神話故事，很難考據，但是舊的王功港，在地方上也叫『蔡牽港』，是否和這個故事有關，不得而知」；參見氏著《甦醒中的王功》，前揭書，頁88。
- 11 南寧里—土名釋義（2005），2007年9月1日，取自「蘇澳鎮公所全球資訊網」：<http://www.suao.gov.tw/location/nanjian/loc-2.asp-16k->；施添福總編纂，《臺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0），蘇澳篇。
- 12 功勞埔的往事，2009年3月8日，取自「蘇澳鎮公所全球資訊網」：www.suao.gov.tw/upload/saoupdf/f-2/21-勞埔的往事.pdf。
- 13 林衡道，〈王功、番仔挖的風光〉，《臺灣風物》27卷3期（1977年9月），頁125；關山情，〈臺灣古蹟全集〉第二冊（臺北市：戶外生活雜誌社，1980），頁270；〈臺灣勝蹟採訪冊〉（臺中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4年6月再版），〈鹿港古蹟調查—民國六十六年四月調查—〉，頁466。
- 14 村庄巡禮—鰲鼓村（2006），2009年3月8日，取自「嘉義縣東石鄉公所全球資訊網」：<http://dongshih.cyhg.gov.tw/office/index-1.asp?m=1&m1=8&m2=30&gp=&sid=&keyword=&id=77-19k>。

6	太保	嘉義太保	王得祿因消滅蔡牽有功，被封為水師提督，道光年間詔令加封「太子太保」等銜，故鄉「溝尾庄」因而改名為「太保庄」。 ¹⁵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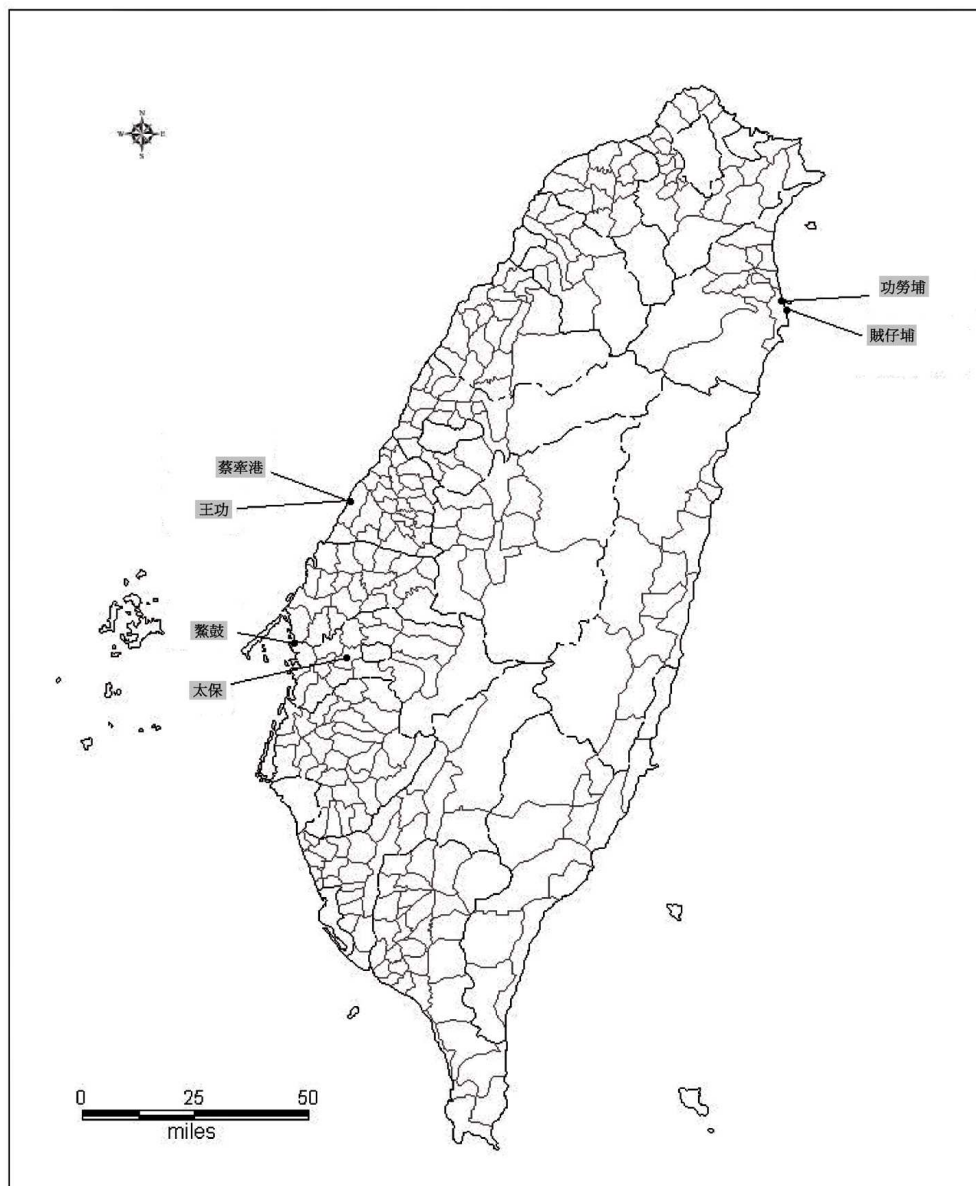


圖1：蔡、朱事件相關的地名

15 各里民情風俗－王得祿簡介（2007），2009年3月8日，取自「嘉義縣太保市公所全球資訊網」：
<http://www.mih.com.tw/vote/q.html> - 8k -。

（一）虛實之辨

要確認蔡牽與王宮的關係，宜釐清幾個疑點，例如：蔡牽是否真的率船進出此地？文獻是否有相關記載？海盜集團在此做些什麼？還有，本地迄今仍流傳著大量關於蔡牽的傳說，這些傳說從何而來？為何不見於其他地方？以下是相關探討。

1、證據之一：蔡牽港

蔡牽集團的船隻潛行聚集在彰化沿海某處，據聞俗稱「蔡牽港」。地方人士對於蔡牽港指證歷歷，1970年代林衡道調查時已提及「蔡牽港」，但是，可能因沿海地勢變遷，加上港道分歧，附近村落天然碼頭不少，該港的位置並未明確被指陳出來。綜合各家之說，蔡牽港的位置有三種可能：

- （1）在芳中村之北。芳中村之普天宮供奉天上聖母，由來已久，咸豐9年始遷建於現址。據聞芳中村聚落北方海濱，蔡牽曾在此登陸，其後佔據該地，俗稱「蔡牽港」。¹⁶
- （2）在民生村附近。民生村有福海宮，又稱「王功媽祖」，此廟離王功港不遠，相傳蔡牽以此附近為巢，此廟左側不遠處之石碑溝，舊稱「蔡牽港」，日治時期尚可通大型舢舨。¹⁷
- （3）在永興村。永興在王功之南，有溝仔漚、外溝仔漚、王功溝仔漚等舊地名。該村最北端距福海宮僅約800公尺，嘉慶年間一度為鹿港的替代港口；大陸商船停泊靠岸後，由小型船隻接駁運送貨物北上到鹿港，才会有鹿港棧行名稱的石頭碑文標誌存在此地。地方耆老林再奎（1935年生，業漁）說：以前孩童時期，聽已過世的鄰居陳度講：這裡就是俗稱的「蔡牽港」，蔡牽船隻潛聚在此進行不法勾當。當時航道可容大型帆船，航行至埤腳的碼頭，

16 林衡道，〈王功、番仔挖的風光〉，前揭書，頁125。

17 關山情，〈臺灣古蹟全集〉第二冊，前揭，頁270。

水道現雖淤積但輪廓依稀可循。具體位置從石牌溝出海口穿越芳漢路，再沿育華國小南邊的排水溝向東至公墓前之沙崙，折向南行至牛埔接頂埤及下埤。¹⁸（各村位置參見〔圖3〕）

上述之外，最新報告見於魏金絨《甦醒中的王功》。該書直指舊的王功港位於福海宮正對面，就是傳聞的「蔡牽港」，目前已闢為永興海埔新生地。作者記錄耆老所指，稱：王功昔日的港灣已消失，當初王功港南邊在現在永興村（原稱溝仔漚）的西邊，北邊到王功村庄「庄尾溝」出海，人稱「蔡牽港」。¹⁹筆者查福海宮的位置，該廟位在民生、和平、永興三村交界（見〔圖2〕），這是知縣楊桂森倡建祭祀媽祖的官廟，建於蔡牽被逐出臺灣之後，這裡確實面臨「口門」，且在王功以南、永興之北。永興村有不少舊港道和碼頭，其中「外溝子漚」就是清代「三林港」所在，《諸羅縣志》有三林港的記載，可見康熙年間已具備港口機能，嘉慶年間因淤廢被取代。²⁰

王宮是海濱之地，到處飛沙，終年海風吹襲，酷寒又酷熱。或許是人們的地理認知不如平地農村那樣細膩，²¹對「蔡牽港」的描述參差不一。不過，以上指陳共通之點就是：耆老們轉述年少時代聽聞老一輩的談論，確認「蔡牽港」的存在。蔡牽的活動以傳說形式納入人們的記憶中，此地《芳苑鄉志》歷史篇和文化篇都收有相關傳聞，就是傳說形成歷史記憶，再轉變為地方歷史的明證。《芳苑鄉志》採集的傳說之一，蔡牽幫海賊常來「三叉港」補充糧食，其實所指就是蔡牽港。²²另外，官方檔案記載蔡牽幫成員之一呂開，據供他是蔡牽的堂外甥，曾接受蔡牽資助；²³而本地採集到「十三擔銀」的故事，就是蔡牽有親戚落腳王

18 作者不詳，2007年9月1日，取自「育華國小歷史網站」：<http://163.23.74.1/historyweb/about/miss.html>。

19 《甦醒中的王功》，頁28, 83 - 84。

20 施添福總編纂，《臺灣地名辭書卷十一：彰化縣》（南投市：臺灣文獻館，2004），頁894。

21 王功村庄由五個村組成，即王功、博愛、和平、民生、興仁等，五村結合成一個大村落，村民一律自稱王功人，未細分彼此；參見《甦醒中的王功》，頁17。

22 康原，《芳苑鄉志—文化篇》，前揭書，頁274。

23 《臺案集錄辛集》，卷二／一六、刑部「為內閣抄出閩浙總督玉德等奏」（閏6月20日）移會，頁54。

宮，獲得銀兩接濟，結果陰錯陽差落入他人之手。²⁴諸如此類，證明傳聞有些係杜撰捏造，有些則可與文獻相印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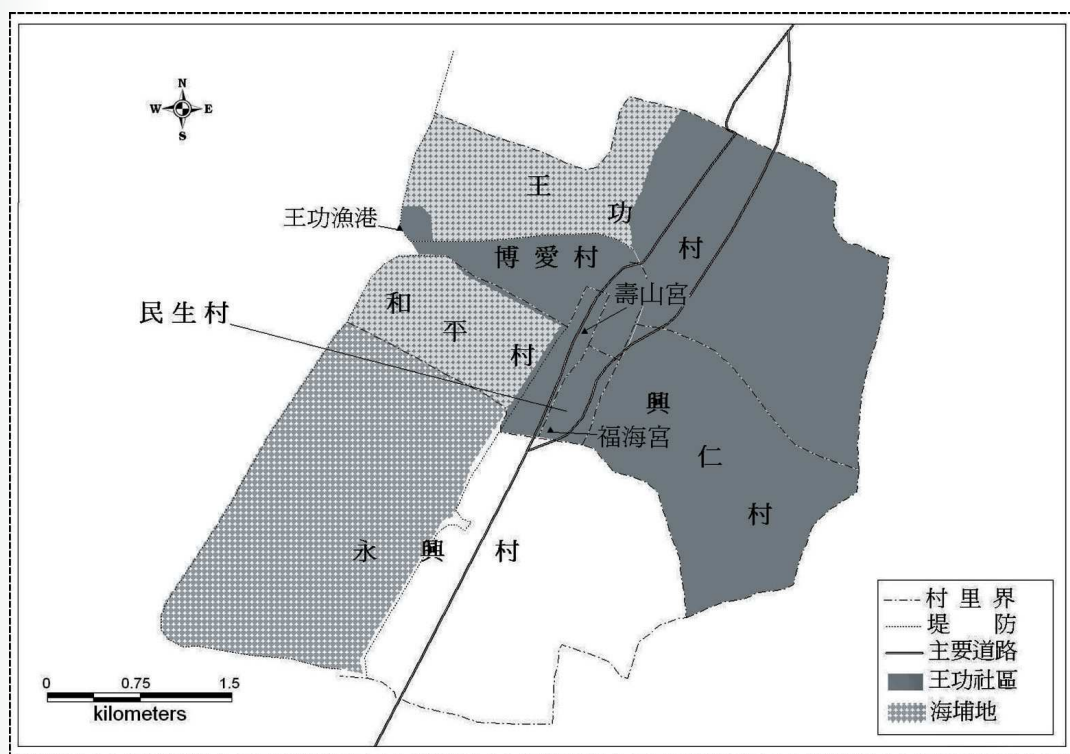


圖2：壽山宮、福海宮的位置

24 康原，《芳苑鄉志－文化篇》，前揭書，「十三擔銀」的故事，頁288 - 290。另外，根據博愛村長林混溢先生向筆者提供的線索，他幼時聽過同鄉前輩吳媽見（約1905年生）的口述，內容與「十三擔銀」相彷彿；2007年10月於林村長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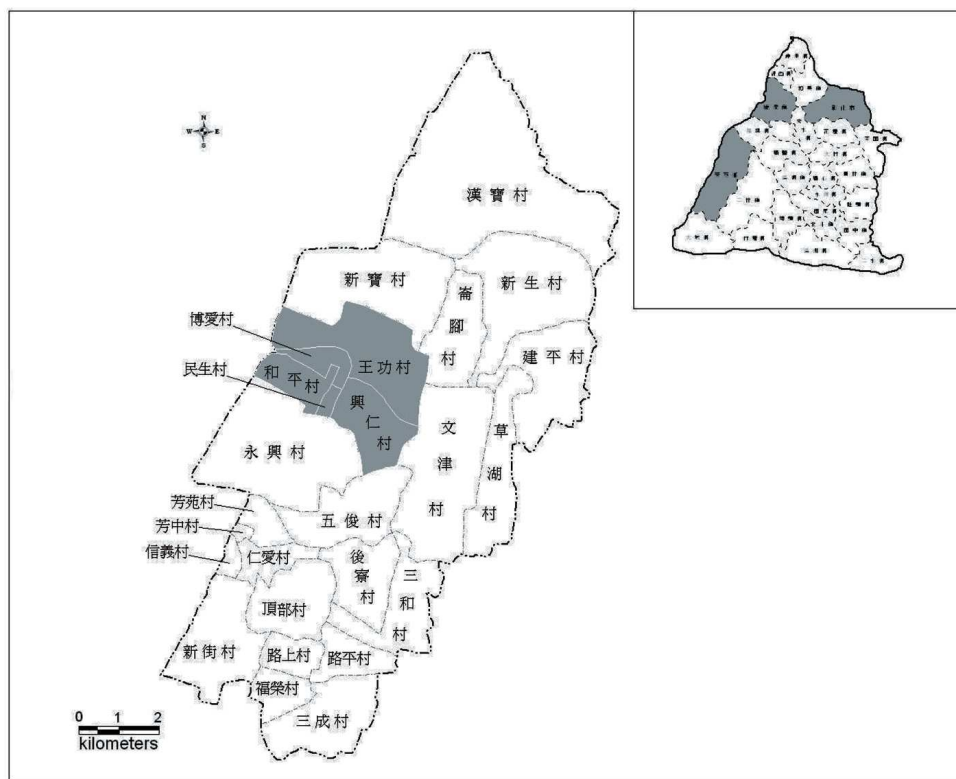


圖3：王功村庄圖

2、證據之二：文獻記錄

蔡牽出入臺灣中部港口，史籍記載很有限。儘管如此，直接證據和間接證據兩方面不乏資料，證明蔡牽與王宮港的關聯。

直接證據方面，《臺灣采訪冊》幾次提到蔡牽幫船隻出入王宮港，相關記載如下：「嘉慶十一年春，適有賊船數條竄鹿之王宮港口，水師遊擊帶兵全營前赴守禦」²⁵，這次官兵與海盜的攻防不算激烈，卻引發鹿港方面發生漳泉械鬥。再參照該書愛新泰傳的相關記載，內文如下：「蔡牽、朱潰等幫匪船屢次竄臺，忽而鹿耳門口，忽而滬尾、雞籠，忽而鹿港、王功，忽而鳳屬之東港、旂後各洋面，遊奕寄碇」²⁶。以上兩

25 《臺灣采訪冊》（臺灣文獻叢刊第55種，中研院漢籍電子文獻），紀事/(四)漳泉分類，頁36。

26 《臺灣采訪冊》，同上，鳳山縣學訓導/愛鎮軍傳，頁111。

條資料顯示，蔡牽幫出現臺灣中部口岸，集中在鹿港和王宮。竄擾目的不完全是劫掠，蔡牽經常聲東擊西，刻意出現於某地，引開跟蹤而來的兵船，再派主力軍攻打另一處。從位居臺灣西海岸航線的中間位置來看，蔡牽應該是相中鹿港和王宮的戰略價值。

間接證據方面，可以彰化沿海其他港口的發展做說明。王宮為什麼會發展成據點型的「蔡牽港」？從港口機能來看，與鹿港的港口機能發生變化有關，鹿港到嘉慶年間被王宮所取代，這是一條重要線索。「王宮」之名出現得很晚，直到道光年間才在志書上出現，周璽所編《彰化縣志》是第一本將王宮（或王功）地名收入其中的方志。根據該志所載：「王功宮、番仔挖等處，以泊船處為街」²⁷；「王宮、番仔挖，遷徙無常」²⁸，可知這兩處皆因鹿港喪失機能而崛起，地理位置上十分接近鹿港，先後為該港的輔助港口，其後才轉變為正口。《臺陽見聞錄》對此三口的關係解釋最詳，內云：「彰化縣番仔挖，在縣西南五十里。南距樹苓湖六十餘里，北至王功港七里，又北至鹿港二十三里。昔時，鹿港口門最大；嘉慶中，鹿港口門淤廢，商船由王功港出入。道光以來，王功港口又淤，商船皆從仔挖出入」²⁹。據此，可知王宮港發展的巔峰期在嘉慶年間，不但港街商業繁榮，官方也開始注意這裡，意識到它的重要性。

《臺陽見聞錄》以「嘉慶中……商船由王功港出入」，所謂「嘉慶中」意指「嘉慶年間」，但也可能是指「嘉慶中葉以後」。嘉慶年間鹿港淤積，如果商船改由王宮港進出，盜船的需求與商船相同，那麼，大規模的盜船一樣會選擇王宮港進出。如果解釋為「嘉慶中葉以後」，商船改由王宮港進出，是否意味著先前因盜船佔據的緣故，商船無法使用該港？這一點有待查證。不過，追剿蔡牽的兵船既然可從鹿港駛入，就

27 （清）李廷璧修，《彰化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56種，中研院漢籍電子文獻），卷二 規制志/街市，頁41。

28 同上，卷一 封域志/海道，頁25。

29 《臺陽見聞錄》（臺灣文獻叢刊第30種，中研院漢籍電子文獻），卷下/山水/海口，頁117-118。

是鹿港的港口機能並未消失的證明。因此，合理的推測如下：嘉慶7至11年（1806）蔡牽來臺期間，兵船和商船的進出仍以鹿港為主，而海盜船隻避開正口，選擇有港道可通鹿港的王宮港。

鹿港、王宮、三林港（永興村）、番仔挖（信義村）等，都是彰化沿海的港口群，蔡牽所以選擇王宮作為據點，主要原因還是這裡在當時是最具發展潛力的港口。今日芳苑鄉的王功村、民生村、芳中村一帶，昔日曾為鹿港的輔助港口，水陸碼頭人煙稠密，而今僅剩小漁村散佈在海埔新生地上。王功聚落今日分屬於五個社區，分別是芳苑鄉的王功、博愛、和平、民生、興仁等五村（參見圖3），這些村落的碼頭相距甚近，海盜有意利用的話，對於擁有大小各類型船隻的盜幫組織而言確實很便利。

蔡牽攻打滬尾，頻繁進出鹿耳門，惟獨對於中部的鹿港、王宮似乎置若罔聞，為什麼？其實，閩臺對渡的當時，航海者眼底鹿港十分重要，蔡牽放過該地不是沒有原因。葉大沛指出：蔡牽六過鹿港大門不入，他是利用此地為誘餌，達成掠奪、補給、銷贓和販賣免劫票的目的。³⁰這種判斷是一種利益考量方式，另外，蔡牽可能耳聞先前亂事，知所借鏡。〈書彰化縣忠烈祠碑記後〉一文指出：「考林爽文起事於彰化，擾及全臺，踰年始平，官民死者彰化居多。陳周全之逆，惟彰化一縣受害。若蔡牽由臺灣登岸，未來北路，彰化死者有兵無官」³¹。可見蔡牽舉事，和林爽文、陳周全的模式迥然不同，他避開鹿港和王宮，以致彰化官兵殉難者很少，「死者有兵無官」就說明了兩地受損程度極其輕微。³²

道光年間鄧傳安的〈勸修王功港天后宮疏引〉一文提到：「鹿仔

30 葉大沛、趙莒玲，《鹿港小鎮塵封往事》（彰化市：彰化縣文化局，1996），頁68-69。

31 《蠡測集鈔》（臺灣文獻叢刊第9種，中研院漢籍電子文獻），書彰化縣忠烈祠碑記後，頁29。

32 蔡牽、朱漬兩幫盜船都曾在鹿港、王宮出現，差別在於前者未對以上兩處下手，官方也沒有這方面兵災、或商船重大損失的紀錄。何以二地未遭蔡牽幫洗劫，民間傳聞有幾種說法：①被神明顯靈逼退，②蔡牽姑媽住在此地，③商人送錢行賄消災，④蔡牽在此建立基地，⑤「八卦迷魂陣」發揮作用；參見《鹿港小鎮塵封往事》，頁67-69。

港居臺灣南北之中，與泉州之蚶江對渡，雖分王功、新港兩口，究以王功為正口，水道深通，海舶雲集」³³，可知王宮取代鹿港之後，和泉州方面對渡交航，有過一段繁榮輝煌的時期。王宮何時正式取代鹿港？從蔡牽之亂當時兵船自鹿港駛入一事看來，鹿港還未完全被取代，但也不能否認王宮開始發揮作用，港口的船數、貨物吞吐功能有追上鹿港的趨勢，這應該是蔡牽相中此地的主因。簡言之，沿海地勢變遷，讓王宮具備崛起的條件，蔡牽設據點於此，而後開始有走私交易、補充糧食、販賣免劫票、與郊商接觸等各類傳聞。這些傳聞並非空穴來風，因為蔡牽在閩、浙沿海地區他的據點上有相同行徑。³⁴

以上看來，「蔡牽被池王爺顯靈逼退，不能再上岸打劫」³⁵云云，只傳達了事實的一部分。蔡牽明令屬下不再上岸行搶，意味著不再殺人搶劫、或對居民暴力相向，並不表示他會退出此地不從事其他活動。海盜考慮自身的安危和損益，背後隱藏著各種算計，舉凡交易、補給、偵察敵情等，都必須跟陸地來往，他們比陸上居民更需要陸地。深謀遠慮的蔡牽帶著大票人船來到異鄉，更不會貿然斷了與陸地的聯繫，他在北部封王，在南部大肆劫掠，在中部確實需要補給、養息的空間。

（二）誰在創造文本？

如果蔡牽被逼退是捏造的，那麼，是誰杜撰此說？為何選上池王爺，而非其他神祇？池王爺是神明無從驗證，只有從蔡牽身上去找線索。

蔡牽為了感謝王爺不殺之恩，返鄉運來建材重修王爺廟。此說相傳迄今近兩百年，幾乎被地方史實化，居民咸信為真。在追蹤真相之前，不妨再整理箇中疑點：①蔡牽真的被池王爺顯靈逼退了嗎？②重修王爺

33 《彰化縣志》，前揭書，卷十二 藝文志/引/勸修王功港天后宮疏引，頁429。

34 參見《上海縣志》（臺北市：成文，1975），卷11，頁30；《浙江省沿海圖說》（光緒25年刊本；臺北市：成文，1974），p.186,187；《霞浦縣志》（臺北市：成文，1968），卷四，山川志，頁14。

35 《甦醒中的王功》，頁87。

宮是出於感恩，還是有其他隱情？③重建的「王爺宮」在哪裡？是否今日王功人所指的民生村壽山宮呢？

關於第一點，上文已確認蔡牽幫經常進出此地，根本沒有撤退跡象。第三點王功人所指，查無實據。1930年代安倍明義對「王爺宮」的位置已有調查，³⁶洪敏麟加以引述，內文如下：「相傳往昔在港口附近處有一座王爺宮，因得名。今並無王爺廟，可能毀於海水倒灌或沙丘掩沒」³⁷。可見即使真有蔡牽重建的王爺宮，該廟早已淹沒不存，如魏金絨所言：「港口附近的王爺宮是不是現在壽山宮的前身，或下落不明，是個值得探討的問題」³⁸。地方耆老指證「王爺宮」就是壽山宮，並沒有根據，何況若真有其事，池王爺廟號是「壽山宮」，為何要稱為「王爺宮」？

至於第二點修廟動機。不論蔡牽怎樣考量，基本上修建廟宇是一種心靈需求，反映精神世界的動向，我們不妨從蔡牽幫的信仰下手，探究海盜敬拜何方神明。

1、蔡牽幫敬拜的神明

神明顯靈逼退海盜，只此一說嗎？當然不是！同類傳聞以蔡牽為主角者不少，例如：鹿耳門有媽祖顯靈逼退蔡牽之說，澎湖有城隍爺顯靈協助軍民逼退蔡牽之說。媽祖扯上蔡牽還有建廟傳聞，福建連江縣的東引、馬祖的南竿島，都流傳此說。

相傳南竿馬祖澳、鐵板、津沙及東引等四座天后宮，都是蔡牽所建，距今有190年以上的時間，傳說內容也已被證實為真。蔡牽身為海盜集團之首，為何要花大錢蓋廟？其中涉及海盜宗教信仰的問題。到底他們拜什麼神？張中訓推測海盜與沿海的漁民、鹽民、海員等供奉的神祇相同，都崇拜天后、龍王，但海盜無法動用這些神，因為牠們是具有

36 安倍明義編，《臺灣地名研究》（臺北市：武陵，1987），頁165。

37 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二冊（下）（臺中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4），頁403。

38 《甦醒中的王功》，頁84。

官方身份的正神。³⁹陳在正也指出：蔡牽集團成員和清朝水師官兵都崇祀媽祖，民間支持蔡牽的一方以及支持清廷的海商也都信奉媽祖。⁴⁰他引用謝金鑾代擬的〈天后宮祭文〉，這篇代撰祭文可視為征討蔡牽的檄文，提及當時敵對陣營的雙方都有媽祖的信眾，且官方憂心對手勢力愈來愈大，可能使代表正統的一方祭祀媽祖香火斷絕。祭文部分如下：

「頻歲以來，海盜煽虐，蔡牽尤甚。乃者渡北汕，迫溫台，挾怪風，藏迷霧，官遭殺掠，神滋疑謗。湄州原廟，遂使渠魁大慙稽首殿庭，聖裔神孫，並受荼毒，東南之民，富商窮黎，俱益困憊。昔為商之水手者，今乃為盜之水手；昔為商之坐贓者，今乃為盜之坐贓。將見神龕燈火遍於賊舟，而巨賈供奉之家，日益減小，大懼香火墜絕，列祖列宗褒崇欽奉之心，無以克慰」。

所謂「渠魁大慙稽首殿庭」、「神龕燈火遍於賊舟」，其意就是海盜進香湄州島，而航行的盜船艘艘都供奉媽祖。海盜和商人一樣，常因船難和各種海上風險提心吊膽，只有向媽祖祈求庇佑才能安心。當官盜雙方都以媽祖為航行的守護神時，黑白兩道都追逐神界庇護，無怪乎知識人會深引為憂，擔心無法告慰祖宗在天之靈。看來蔡牽為了號召信眾、以及爭奪媽祖的祭祀權，在東引、馬祖等地建蓋媽祖廟，馬祖居民咸信為真，建廟之舉很可能是基於海盜信仰的緣故。

2、拜池王爺的理由

同理可推，蔡牽在王宮重建王爺廟，可能也是因為他和屬下們信拜池王爺。然而，池王爺不如媽祖那樣具海神性格，後者能為航海者帶來安全感和精神保障。那麼，海盜拜池王爺究竟是為什麼？

根據文獻資料及學者調查，海盜拜池王爺，理由有以下三種：

（1）民間拜祭王爺，有池、朱、李三位。三姓各有隱意，池為泉州音

39 張中訓，〈清嘉慶年間閩浙海盜組織研究〉，前揭書，頁176。

40 陳在正，〈蔡牽海上武裝集團與媽祖信仰——謝金鑾《天后宮祭文(代)》〉，《台灣海疆史》（臺北市：揚智文化，2003），頁613-618。

「鄭」的轉音，最早被用作王爺之姓者就是「池」姓，民間把池王爺視為鄭成功的化身。⁴¹因此，海盜崇拜鄭成功，極可能進而崇祀池王爺。

- (2) 臺南縣是全臺王爺廟最多的地方，盧嘉興、劉枝萬、廖漢臣、王世慶等1960年代初期在國賽港一帶採訪，得知當地海盜大多利用竹筏行劫商船，被稱為「竹筏仔賊」，做案前必先往當地的池王爺神前請示，蒙神許可才行動，故人稱該庄的王爺為「賊池」。⁴²
- (3) 臺灣先民迎請池府王爺作守護神，據說大多迎自泉州府同安馬巷廳的元威堂。⁴³根據王功耆老之說，壽山宮的池府王爺神像就是三百年前王功林姓祖先從同安五甲尾馬巷鎮攜帶過來的，迄今該宮的人還回元威堂去尋根祭拜。⁴⁴傳聞元威堂的池王爺很靈，該地網路文章指出：「元威殿在五甲街，相傳神為武進士池姓，於耆老夢中得之，後現像里社、鄉人鳩眾建廟，遇有疾疫，禱告甚靈，時稱為池王爺」⁴⁵。蔡牽是泉州同安人，對池王爺信仰一定不陌生，他率船隊來到中臺灣，不難想像一群海盜在此休憩，家鄉神明跟著落腳，是人情之常。

海盜拜池王爺是事實，如果追溯馬巷廳的歷史就更清楚了。馬巷原是泉州府同安縣的轄區，乾隆40年（1775）該縣的民安、翔風兩里及同禾里的一部份被割出，連同金門一併設置「馬巷廳」，馬巷因而成

41 蔡相輝，《台灣的王爺與媽祖》（臺北市：臺原，1992一版四刷），頁102。

42 臺南縣文獻委員會編印，《南瀛文獻（三）》（成文本，1983臺一版），頁1439,1503。

43 據聞池王爺本名池然，是南京人，明天啟6年文科舉人，後棄文從武，萬曆3年奪得武進士，欽命任漳州府道台，為官清正。相傳池然赴任途中，歇於內厝小盈嶺一間土地廟，路遇欲往漳州地區播布瘟疫的玉帝使者，決定捨身救民，於是設計搶下瘟疫藥自己吞服，並懇請二位天神向玉帝求情，隨後毒發身亡。玉帝受感動，下旨敕封他「代天巡狩王爺」，後加封為總巡王、總制，統管馬巷一帶的神靈；以上參見快樂蜂（2004年12月14日），馬巷的故事，2009年3月3日，取自「榕樹下」：[http:// article.rongshuxia.com/viewart.rs?aid=2972004 - 14k -](http://article.rongshuxia.com/viewart.rs?aid=2972004-14k-)。

44 《甦醒中的王功》，前揭，頁85。

45 池府王爺的故事，2009年3月3日，取自「大陸馬巷元威殿正殿」：[http:// chiika.tacocity.com.tw/son_6.htm - 17k -](http://chiika.tacocity.com.tw/son_6.htm-17k-)；池王爺簡史，2009年3月3日，取自：[http:// www.hackchi.com/chi/chiwangyeis.htm -](http://www.hackchi.com/chi/chiwangyeis.htm-)。

為同安東部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光緒年間編纂的《馬巷廳志》描述如下：該地「武弁以汛口為美差，以縱放為利藪，商民船隻往北及各省貿易均載重貨，往往被劫，一經呈報，非汛口稽留，即衙門待質……萬不得已，始行呈究」，「大帥不欲認外洋，處分責成汛池，汛弁惟以無事為利，多方阻嚇，否則誘以失水報銷」，「故盜賊得志，放膽橫行」⁴⁶。可知像這樣的海濱之地，商船成為海盜和兵丁魚肉的對象，蔡牽幫在此活動如魚得水，無怪乎官方報告說他「與沿海居民久相浹洽，即水師兵丁及投誠賊匪亦有為蔡牽通信之人」⁴⁷。從馬巷迎去的神明，很難推斷與蔡牽不相干，如果說蔡牽未曾聽過這位池王爺的大名，也絕對難以信服人。

3、出自海盜之手的文本

以上查證顯示，傳說與真相之間確實有出入，但是，這不妨礙我們在文本與真實世界之間的銜接。

彰化王宮的王爺宮，是臺灣唯一繪聲繪影與蔡牽有牽聯的廟宇。蔡牽為何選中此地建廟，因為這裡是「蔡牽港」，他或手下之人散佈被神明逼退的說法，為修廟之舉找到藉口，再引入原鄉和海盜雙重性格的守護神。池王爺逼退蔡牽的故事越傳越廣，「王宮」之名終於取代舊庄名，光憑這點就不難想像當時香火鼎盛、信徒接踵而至的情況。蔡牽蓋廟供奉這位同安之神，最重要的是手下有了安心敬拜的空間，出入就更堂而皇之了。

「王宮」變成正式的庄名，地名緣由織入居民的記憶中。在時間洗禮下，集體記憶日久成了無形的公共資產，而傳說內容由地方性記憶走入地方歷史，這大概是諸多文本被史實化的例子之一吧！

（三）誰改寫了文本？

46 （清）萬友正修，《馬巷廳志》（台北市：成文，1967），卷八，「軍制」，頁74。

47 《大清仁宗睿皇帝實錄》（臺北市：華文，1970），卷117，頁19。

「王宮」後來改名為「王功」，民間說法有二：（1）據傳為紀念池王爺護庄有功，因而改名「王功」；（2）據傳當時彰化知縣楊桂森認為「王宮」之名冒犯皇宮，基於避諱而改名。⁴⁸以上兩種說法都未經證實，到底是誰改寫文本？改名只改換一字（又是諧音字），為什麼？這是極有趣的問題。

第一種說法不可信。理由很簡單，因為紀念某人於某事有功，只要為他留名即可，不一定要加上「功」字形成累贅。第二說不盡然可信。楊桂森在嘉慶15年被派來彰化當知縣，蔡牽在前一年被殲滅，他做了很多肅清善後的工作，但改地名是否真如傳聞所言係為了避諱，相當可疑！其實，查證並不難，如果能找到其他地方也有「王宮」之名，那麼，避諱之說可能真是莫須有的了。

首先，查考道光年間《彰化縣志》記載。彰化縣寺廟有「王宮」和「王爺宮」，都不在王宮港附近。⁴⁹民間傳說與蔡牽相關而為附近信眾供奉池王爺的廟宇——王爺宮，在該志書中找不到。還有，「王宮庄」之名如果被認為與皇宮同名爭光，有觸犯大忌之嫌的話，任何地區都不該出現相同地名，然而，彰化縣以外卻不乏這方面的實例，歷史上鳳山縣、臺灣縣都有「王爺宮莊」，臺灣縣也有「王宮港」⁵⁰。再查《馬巷廳志》卷一「都里」的街坊，更是有完王宮、金王宮、朱王宮、池王宮等地名。⁵¹這些例子證明什麼？就是「王宮」二字相連，該名在民間早已司空見慣，根本不是什麼忌諱！

那麼，楊桂森為何要改地名？改名之舉在文獻上無可查考，不妨從他在地方建樹去窺得端倪，或許有答案。

48 魏金絨《芳苑鄉志－歷史篇》，前揭，頁76。

49 《彰化縣志》記載如下：「王爺宮：一在鹿港港墘，乾隆己丑年，廈商公建。一在呂內四爺巷，一在員林街，……王宮：一在半線社，一在馬芝社，俱番民建」；前揭書，卷5，祀典志／祠廟（寺觀附）／寺觀（附），頁158。

50 《重修臺灣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13種，中研院漢籍電子文獻），卷六 祠宇志／廟／將軍廟，頁182。

51 《馬巷廳志》，卷一 都里，頁23。

楊桂森於嘉慶15年（1810）1月來到彰化，翌年重修儒學宮，並親撰彰化白沙書院學規；捐資十四萬將彰化城改建成磚城，五年後竣工。17年（1812）在王宮庄外建福海宮，並捐俸建造鹿港街里的利濟橋，使居民不再受水患之苦，民眾感念因而稱為「楊公橋」。《彰化縣志》也是他任內倡議撰修的，不久卻因告老回鄉未能及時完成。王宮庄有「蔡牽港」，楊桂森應該耳聞其事，而且相當關心。海盜在此建立據點和信仰中心，官方必然有所警戒；將海盜勢力連根拔起，要有清除一切的決心，甚至包含無形的記憶在內。

對於王宮善後清除工作，楊桂森有幾方面的行徑是檯面上觀察得到的，例如：①建官廟，②改地名，③敗地理之類的心理建設。

官廟就是媽祖廟（福海宮），根據鄧傳安〈勸修王功港天后宮疏引〉一文所指，楊桂森倡建此廟緣由如下：「鹿仔港居臺灣南北之中，與泉州之蚶江對渡。雖分王功、新港兩口，究以王功為正口。水道深通，海舶雲集，不似新港非遇大潮，舟不能至者。嘉慶十七年壬申，署同知楊大令桂森，倡建天后宮於港門，以為商民祈報之所。工未半而受代，祇成後殿，尚闕前堂及兩廊。越今十有三年，無訖工者，並舊宮亦就圯」⁵²。以上可知楊桂森倡建於前，而鹿仔港海防捕盜同知鄧傳安增建殿宇於後，道光4年（1824）福海宮竣工，廟身更形完整，廟中有古匾，題款「慈航穩渡」，是9年（1829）署笨港縣丞沈應清所贈。⁵³

楊桂森精博勘輿之術。根據民間傳說，他出巡本地，發現福海宮所鎮乃龍蝦活穴，原廟極小又是土角厝，實不相配，遂倡議改建，籌撥公帑而親自主持破土。楊桂森為了破此龍蝦穴，不讓港口會聚海賊，依廟原址退後三步而建，屋頂覆紅瓦，並在廟埕豎立兩座旗桿（象徵龍蝦已死）。廟右前方鑿一口古井，曰「龍泉井」，以均衡陰陽兩罡；井的水質甘甜，凡筭求聖杯者，可療治疑難疾病，神效異常。楊桂森返鄉時，

52 《彰化縣志》，卷十二 藝文志/引/勸修王功港天后宮疏引 鄧傳安，頁429。

53 《臺灣地名辭書卷十一：彰化縣》，前揭，頁892 - 893。

據傳只完成正殿，於是留言曰：「嗣後福海宮如逢改建，應座進丁字尺，宜有官銜之人主持方可行」。意即唯恐媽祖廟建成後，日久又落入海盜手裡，讓「有官銜之人主持」，以強調這是官廟身份。這就是傳說中的楊桂森敗地理，地方人士咸信為真，認為王功港沒落與之有關，以致今日地方選舉仍出現有人誓言翻建福海宮讓龍蝦復活之事。⁵⁴

楊桂森敗地理的傳聞各處都有，不限於王功，也有人撰文認為此係子虛烏有，不必認真。但是，地方角度的想法可不是這樣。官方網站形容他：「為平海寇，親臨查察地勢，鼓勵民眾協防，不久海寇絕跡，人民安居樂業，厥功甚偉」⁵⁵，看得出清廷派楊桂森進行肅清，他從多方面下手，給地方人士留下極深刻的印象。「蔡牽港」真有其事的話，官方制式回應必然是使據點徹底消失，同時，相關的地名、傳說、王爺信仰等也一併走出現實世界。

蔡牽所建的「王爺宮」後來消失了。是被搗毀，還是被矮化成為小廟，最後淹沒於地勢的變化中？兩種可能性都有。無論如何，楊桂森在王宮興建官廟、整頓秩序的同時，不可能對蔡牽的「王爺宮」視而不見，如何改寫海盜的文本，是刻不容緩極重要的事。楊桂森意欲改地名，至此意圖已昭然若揭。

改名「王功」，以「功」字取代「宮」，反映官方行徑背後怎樣的思維方式呢？推測如下：一來，沿海之民熟悉媽祖顯靈「驅趕海盜」的故事，那麼，反制「池王爺逼退蔡牽」的傳說，有效做法便是反利用，強調池王爺逼退「有功」，讓人將注意力集中在神明護佑的功勞上，於是以「功」為名。二來，神明顯靈完全是不加思索的民間邏輯，故事樣板也是眾所熟知，要從文本世界驅逐該傳說並不容易，即使如此，後代子孫耳聞其事，也要讓人誤以為蔡牽真的被逼退從此不再上岸了。因

54 《芳苑鄉志－文化篇》，前揭，頁287。

55 2009年3月3日，取自「苑鄉公所全球資訊網」：http://www.fangyuan.gov.tw/html/sec_4/sec_4_1.html - 17k -。

此，王宮之名變成了「王功」。結果如何呢？楊桂森的如意算盤未如願，因為民間記憶傳達了「蔡牽港」的存在，而且，當地人用閩南話系統「宮」（弓）的音去讀「功」字。今日王功人對於家鄉地名，臺語發音不是“旺公”，而是“旺弓”，就是取其保留原名之意。⁵⁶

以上看來，海盜與官方對抗較勁過程，都有各自的版本和憑藉（如：「王宮」vs.「王功」、王爺宮vs.福海宮、民間記憶vs.官方觀點等）。雙方都在文本與現實世界之間穿梭，一方模仿對方陣營散佈傳言，另一方就極力消毒或反制；一方刻意在地方上留下記憶，另一方則極力驅逐扼殺屬於對方的記憶。所以，究竟誰改寫了海盜的文本？答案很清楚。

三、臺灣俗諺所見的「蔡牽」

（一）兩極意象

嘉慶年間蔡牽率船隊來臺灣，當時臺民觀感反映在俗諺上，表現方式兩極化。其一當他是兇神惡煞，殺人不眨眼的代表；另一沒把蔡牽當成不速之客，反而透露些許期盼之意。（參見〔表2〕）

56 《芳苑鄉志－歷史篇》，前揭，頁76。

表2：與蔡牽相關的臺諺

編號	俚諺俗語	資 料 出 處
1	卡雄蔡牽、較雄蔡牽	陳主顯，《台灣俗諺語典 卷七・鄉土、慣俗與信仰》（臺北市：前衛，2003），頁171 - 172；《臺北文物季刊》第6卷1期，頁55 - 56
2	較橫蔡牽	黃啟文編著，《新竹史話》（新竹市：黃瀛豹，1955），頁56 - 57
3	更橫過蔡牽	康原《芳苑鄉志－文化篇》（芳苑鄉：芳苑鄉公所，1997），頁274 - 275
4	心肝較兇蔡牽	廖漢臣，〈臺灣諺語的形式與內容〉，《臺灣文獻》6卷3期（1955年9月），頁203
5	你較野蔡牽	作者不詳，恒春民謠的介紹。2009年3月3日，取自： http://www.hcps.ptc.edu.tw/cyberfair2006/B/b1%20.htm - 2k -
6	卡橫逆蔡牽	丁招弟等編撰，《從笨港到北港》（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政府，2002），拾、語言篇，第八節地方講古
7	朱笨 ⁵⁷ 較雄蔡牽	張建隆，〈田野調查與淡水史研究〉，《淡水學學術研討會：過去・現在・未來論文集》（新店市：國史館，1999.4），頁333
8	大家攏嫌我蔡牽壞，朱漬若來您就知	張建隆，《尋找老淡水》（板橋市：北縣文化，1996），頁106 - 07
9	盡攻六衙門	林鶴亭，〈臺南安平地方特有俚諺〉，收入《臺灣風物》15卷5期，1965，頁18
10	全攻鹿耳門	周榮杰，〈從諺語看台南府城〉，收入《臺南文化》25期(1988.6.30)，頁53 - 54

上表1～6號和9、10號是兩個群組，各自是同一諺語，只不過表達或記錄方式稍有差別。前者反映的是負面的蔡牽觀，蔡牽幫活動遍及全臺，當時舉凡漢人足跡所至，幾乎都聽得到這類諺語。9、10號屬於地方之諺，主要流傳在臺南地區。

蔡牽來臺劫船勒贖，嘉慶10年又聯合天地會行動，造成民眾死傷，民間當他是兇神惡煞。日後凡遇蠻橫不講理之人，即用「較橫蔡牽」、

57 按：朱笨即為朱漬，「笨」為臺語「漬」的諧音。

「你較野蔡牽」等語形容，今日臺灣民眾50、60歲以上者，略知其意還大有人在。然而，此語不是源自臺灣，福建漳州也有「恰猛蔡牽」⁵⁸的說法，「較橫蔡牽」的臺諺可能是漳州籍民傳過來的。蔡牽來臺活動期間，曾利用泉州人反漳情緒挑起分類械鬥，同樣，漳州人也利用海盜動亂落井下石，對付泉州人。⁵⁹在漳泉涇渭分明、分類意識高張的時代，推測應該是漳州人散播此諺，而後蔡牽動亂推波助瀾，加上官方的肅清善後，使得「較橫蔡牽」變成了具代表性的臺灣俗諺。

臺民對蔡牽的看法是否大同小異呢？不盡然！如〔表1〕7號「朱笨較雄蔡牽」，這是張建隆在臺北淡水地區訪得，意即蔡牽的夥黨朱漬比蔡牽更兇狠。朱漬幫在嘉慶11年蔡牽離開後，幾次又率船隊前來，甚至進攻滬尾、鹿港等地，其攻伐力之強甚於蔡牽，可謂真正應驗了「較橫蔡牽」之說。不過，可以肯定此說是出自泉州人，因為漳泉分類意識下，泉為泉、漳為漳，大體上漳州人支持漳籍的朱漬，而泉州人則以蔡牽為考慮合作的對象。漳泉之民各有計算，俗諺上也是各自表述。

臺民對蔡牽的看法因地而異，這也與史實有關。因為臺諺所指的「蔡牽」，其實未必是同一人，可能是蔡牽本人、他的部下徒黨，或是狐假虎威冒名蔡牽的無賴漢。⁶⁰嘉慶9年（1804）以後蔡牽傾力攻臺，該幫成員分散各地，且與天地會聯合行動。海盜和陸眾聯手，動亂一時而起，何者為何方勢力，地方居民根本無從辨認，後遺症便是魚目混珠、虛實莫辨。而漳泉之間對抗擴大，有漳州義民趁機攻打泉人街莊

58 陳僑森、李林昌著，《漳州掌故》（福州市：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12），頁291。

59 蔡牽在臺灣舉事，龐大的組織龍蛇混雜，不乏在地勢力狐假虎威欺負民眾之事。嘉慶13和14年朱漬、朱渥來臺行劫，曾引發全臺大規模的械鬥，民眾在械鬥過程慘遭荼毒蹂躪，這些帳事後全算在海盜頭上，「蔡牽」便成了眾矢之的。嘉慶14年4月中港、後 地方又發生分類械鬥，這次規模之大波及彰化、嘉義地區，結果，「漳人插居沿海者亦搬入內山，泉人附居近山者亦移徙海濱，漳山泉海各自聯絡一處」，可見雙方各據地盤自守，一有風吹草動即爭先移動，涇渭分明的情勢仍未改觀；以上史料出自《嘉慶朝宮中檔》26輯上，015321號，嘉慶14年9月3日，兼署閩浙總督福建巡撫張師誠奏，頁281。

60 以北港耆老林良益、曾老定口述的蔡牽故事為例，據聞蔡牽欺負小孩，又被結拜兄弟出賣，最後被移送嘉義縣府判處死刑；笨港傳奇故事，2009年3月3日，取自「地方諺語」：<http://pkn.myweb.hinet.net/newpage7.htm> - 66k -。

之事，例如：後壠街泉籍百姓老幼四百人被殺，此事善後之際便推向蔡牽，指為其徒黨所為。⁶¹諸如此類，說明諺語口耳相傳，其中信息有時會被誤解。誤解的原因很多，可能是事件陳陳相因，背景因素太複雜，也可能是有人順水推舟刻意模糊真相。

編號9、10流傳臺南的「全攻鹿耳門」和「盡攻六衙門」，意象比較詭異。六衙門（或六下門、六個門）是鹿耳門的訛音，日久相傳便成了「六衙門」。此諺由來有二說，一與朱一貴事變有關，⁶²另一指蔡牽進攻鹿耳門之事。嘉慶4年（1799）蔡牽「率眾入鹿耳門大掠，兵將退守安平，商船皆為所有，既去揚言五年後再來」；9年夏，果然又率船隊來攻。這次來勢洶洶，佔北線尾、燒木城、燬砲台及鹿耳門營署等；翌年4月，再度進犯鹿耳門，並傾力圍攻郡城，雙方攻防匝月，直到11年2月才解圍。「盡攻六衙門」之諺後來用來比喻人全力以赴、志在必得之意，不達目的不肯罷休，就像蔡牽攻鹿耳門一樣，生死交關全在此戰，勢必放手一搏。⁶³

鹿耳門居民對蔡牽是怎樣的看法呢？從「盡攻六衙門」一個有近親關係的諺語可略窺端倪，亦即同樣流傳在臺南地區的「無田無園，盡看六下門（六個門）」。

「六下門」就是鹿耳門。鹿耳門原是浮嶼，北鄰青鯤身，南隔北線

61 發生在嘉慶11年3月28日的後壠街事件，當時有街莊總理杜明珠撰「愍善亭碑記」做見證，但碑文所記極簡，只說：「賊陷後龍街，死者四百餘人」。街民遭集體屠殺，非等閒事件，卻聊聊幾字帶過，頗有淡化悲情的意味。林衡道以「蔡牽竟泯沒天良，把四千多位老人、小孩全部殺光，其後龍北門外的愍善亭，就是用來供奉蔡牽亂中遇害的四千多位老、小的靈魂」，這是不正確的說法；見《林衡道談俚諺》（臺北市：中國國民黨文化工作會中央月刊社，1996），頁209 - 210。究竟碑記所指的「賊」為何人？何培夫解說敷衍仍以「賊」字引述；林衡道認為是「蔡牽末流」，而縣政府網站的描述則以「漳州壯丁聯合蔡牽徒黨所為」。按理說，蔡牽是泉州同安人，後街居民概屬泉籍，且大多來自同安縣，語言背景與之相同，「漳州壯丁聯合海盜蔡牽黨羽，大舉突擊泉人莊街」云云，真實的可能性很小。當時漳泉區分彼此涇渭分明，而且，鄭崇和家在後街，頗具影響力，嘉慶10年鄭出面勸息淡水地區閩粵械鬥，並「募勇守後街」抵禦海盜，為官方所嘉許，死後入祀鄉賢祠。鄭崇和是金門人，祖籍漳州，募鄉勇一事已透露亂事背後的漳泉情結。

62 另一說與朱一貴事變有關。相傳康熙60年閩浙總督覺羅滿保接獲朱一貴事變報告，趕赴廈門調兵遣將，派藍鹿洲統帥出師，大軍出發前，他交各船主將一封信，吩咐：「非至中途，不得拆開」。到半途主將們拆信，紙上寫著「全攻鹿耳門」，於是，各船加速駛向鹿耳門，官兵連戰皆捷；以上參見周榮杰〈從諺語看台南府城〉，收入《臺南文化》25期（1988年6月），頁53 - 54。

63 林鶴亭，〈臺南安平地方特有俚諺〉，收入《臺灣風物》15卷5期（1965年），頁18。

尾（又稱南線），東有海翁隙（又稱北線），橫列於後，貫穿其間至安平，迤東里許直達承天府。外海至此一片汪洋，波濤洶湧，為昔日的臺江。臺江水底沙線橫互，深淺不一，船隻航行至此，常擱淺或破損，須要雇人引水，以免擱淺。鹿耳門附近居民皆以此為業，故有「盡看六衙門」之諺。此外，另一種說法是鹿耳門瀕海，田園未闢，居民全部以撈魚苗為業。⁶⁴

「盡攻六衙門」和「盡看六下門」之間有沒有仿製之嫌？誰是抄襲者？這些今日似乎已難求證。不過，前者與蔡牽相關之說，作為背景成因不僅志書提過，像翟灝的《臺陽筆記》也有可佐證的內容，內云：蔡牽「佔興化之湄州、福寧之三沙，並全臺各口，朝南暮北，詭從無定，其為害尤劇。近海居民，利其所有，將日用尋常之物，攜以予賊。賊故重其值，而賄致之。以故所到之處，供給邀惠之徒，爭先恐後焉」⁶⁵。所謂「佔……全臺各口」，這只是概說而已，其實該幫侵擾最頻繁的口岸是鹿耳門。該港是早期臺灣第一大港、三大正口之一，但是，港務和商貿繁榮並未造福居民，倒是盜船頓時出現，讓當地捕撈業者、漁民、鹽民皆有利可圖。⁶⁶

鹿耳門不乏重兵防守，可是，海盜幾次來襲，似乎發揮不了作用。在地方居民看來，他們的生計存活是「盡看六下門」，期盼海外驕客的來到，與蔡牽一方所謂「盡攻六衙門」，兩造之間頗相契合。

（二）「蔡牽」的聲音

〔表2〕編號8，也是張建隆在臺北淡水地區訪得。可見民間俗諺有別於歷史諺語，後者年代久遠，在真人真事的基礎上形成，有時間力

64 參見廖漢臣〈臺南的諺語〉，《臺南文化》2卷4期（1953年1月），頁35；周榮杰〈從諺語看台南府城〉，收入《臺南文化》25期（1988年6月），頁50。

65 （清）翟灝，《臺陽筆記》（臺灣文獻叢刊第20種，中研院漢籍電子文獻），弭盜論，頁27。

66 海盜為海商大賈所不喜，但沿海小民可從交易接濟中獲利，因此，嚴禁沿海居民接濟海盜的策略，執行到後來變得與水師捕盜同等重要；參見許毓良，《清代台灣的海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3），頁172。

做後盾。俗諺則年代較近，各種題材都有，當事者耳聞之後甚至會參一脚，加入行列創作起來。8號之諺蔡牽說：「大家攏嫌我蔡牽壞，朱濱若來您就知」，顯然他一定聽過「心肝較兇蔡牽」、「較橫蔡牽」之類的說法，他自我辯解的同時，也提醒滬尾的泉州居民最好全力配合，因為捨他之外沒有更好的選擇。蔡牽發聲，安撫和威脅的意味兼而有之，這是有歷史背景可以理解的蔡牽「聲音」。

吳瀛濤所編《臺灣諺語》，收錄一則與海盜之諺，謂：「做十三年海洋，看一齣斷機教，流目屎」⁶⁷。大意是一個人當了十三年海盜，無惡不做，可是，看一齣孟母斷機教子的戲，竟潸然淚下，反映其良知未泯的一面。此諺符合社會期待，希望惡人改邪歸正，官方應該樂於見到這類諺語的流傳，然而，如果是盜幫巨魁如蔡牽者聽到此諺，做何感想呢？我們假設兩種可能：一是立刻跑去看戲，潸然落淚後決定從良；另一是利用看戲者心理，順水推舟做一些圖利自己的事。兩極之間只能選擇其一，從結局來看，蔡牽的選擇顯然傾向後者，看戲之後便著手編寫自己的故事（參見下文「報恩・贈旗」的故事）。

當然文獻文本也不乏海盜的聲音。穆黛安曾將海盜史料分為四大類：①代表上層觀點的官方文獻，如《宮中檔》、《硃批奏摺》等，其中有被捕海盜的供詞；②代表中下層觀點的官方資料，最典型的便是地方志，記載劫掠的地點、日期或人數等；③非官方的中文資料，其中少數刊登海盜家族的族譜；④第一手西方資料，西方人留下與海盜相遇的情報，或講述旅行者所聽聞的海盜故事，提供當時外國人對中國海盜的觀察角度。⁶⁸以上四類，或多或少都存在海盜的聲音，惟數量有限，特別是官方取得的口供，往往被懷疑遭師爺擅自竄改。

以上第④類與海盜相遇的情報，其實也見於第③類。例如：《閩歸

67 吳瀛濤編，《臺灣諺語》（臺北市：臺灣英文，1992），頁163。

68 穆黛安（著）、劉平（譯），《華南海盜（1790 - 1810）》（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1997），頁243 - 245。

集》作者曹文漢就提過，其父經商在吳淞江口遭劫，被蔡牽勒以重金，後來盜幫為官兵所追，不斷向南逃竄，曹文漢一心救父，歷經波折最後終於追上，贖銀卻被蔡牽的手下瓜分。該書所收潘恭壽撰〈閩歸紀略〉一文，內云：「盜令嚴，匿銀者殺無赦。匪黨劫紫山銀，私分者十二人，事覺將斬，蔡問紫山（按：曹父之號）……」⁶⁹云云；另一篇詩歌「大出海」的序文提到：「客有自海上來者，能言賊中事，知賊黨呼蔡匪為大出海，其弟為二出海……」⁷⁰，凡此，都傳達若干海盜的聲音。「大出海」是蔡牽自稱，廣為人知，⁷¹至於其弟被稱為「二出海」，為其他資料所未見，算是來自人質家屬的證詞。

大體而言，蔡牽傳說流傳於臺灣者少於福建，其中能傳達「蔡牽」聲音的部分又更少。對他而言，這裡是異鄉外地，與土生土長之地不同。福建有關蔡牽的傳聞故事，筆者從出版物中蒐到三則，內容各不相同，但是，無論故事情境、講述立場或用詞都有高度同質性（參見附錄1～3）。像這類描述蔡牽心路歷程、細膩刻劃其為盜動機的故事，大概只有在他的地盤上才能找到。故事來源已不可考，不過，就當時社會環境而言，蔡牽講述自己的故事，並不是不可能。

一則，他是大海盜，是很多人好奇的對象；二則，後期的他有意轉型，尤其在攻臺行動和有封王打算的前後，即便不能洗刷污名，也要做一番表述。表述和傳達什麼呢？蔡牽很像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J. Hobsbawm）所稱的「社會強盜」（social bandits）⁷²。根據霍布斯邦所指，俠盜生涯都不是始於犯罪，而是遭受欺凌、或從事鄉鄰不以為

69 曹文漢撰，《閩歸集》（廈門：廈門大學；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頁48-49。

70 同上，頁113。

71 蔡牽以「大出海」自居，表示他的定位就是船主、船長。清代船長具二重性，一方面受雇於財東，另一方面，接受委託駕船出洋營運，回棹後與財東分紅。船長不同於出資造船的老闆或股東，在廈門造船、置貨者稱為「財東」，有別於那些領傳運貨稱為「出海」的船長；以上參見陳希育，〈清代的海外貿易商人〉，《海交史研究》，1991年第2期，頁99。

72 社會強盜係指出自鄉間不法之徒，受鄉民擁戴崇敬，成了百姓心目中的大英雄，這些強盜和農民百姓有著不尋常的關係，輿論不把他們當作普通罪犯人物看待；參見艾瑞克·霍布斯（Eric J. Hobsbawm），《盜匪：從羅賓漢到水滸傳》（臺北市：麥田，1998，頁5）。

意卻被當局視為犯法的行為。社會強盜因某些非犯罪性的爭執事件，為維護榮譽或不甘受到不公平對待，從而步上不歸路。身為受害者，由抗議不公進而挺身加入盜賊行列，表示他充滿了扳回公道的需要，至少，要為自己找回公道。⁷³以上關於「社會強盜」的論述，我們在流傳福建的蔡牽故事（附錄1～3）也得到印證，故事內容以蔡牽被欺負為主，最後步上窮人鋌而走險與國家對立的不法之途。內容沒提及成為海上巨魁的本事從何而來，卻極盡能事表明他下海為盜的動機，正是上文所指「抗議不公」，係很典型自述往事的故事樣板。

蔡牽幫在福建沿海與官兵、居民有很好的互動，他的海盜行徑帶有強烈的社會性，霍布斯邦的觀察從西方向中國延伸，或許是因為盜匪起家的背景極其相似的緣故。可是，傳聞散佈事在人為，自有它的傳播機制，絕非放任促成。本稿主題人物就是這麼一個說故事能手、擅長編織杜撰的海盜王，下文將有另一番證實。

四、蔡牽承諾免劫？——解讀蔡牽報恩的故事

（一）傳說故事

蔡牽的故事流傳甚廣，迄今大陸沿海仍有各樣民間傳聞。例如：蔡牽死而復生、海底藏寶、陰謀起義、建廟築港、設海上秘密基地、報恩贈旗、與海商合作、為押寨夫人與合夥人生死鬥，等等。其中，「報恩・贈旗」的故事最膾炙人口，在今日臺灣、金門、馬祖、福建等地都可採集到這類故事。筆者彙整成〔表3〕，故事的分布地點參見〔圖4〕。

73 同上，頁48－50。

表3：報恩與贈旗的故事一覽

編號	名稱	地點	內容摘要	資處出處
1	張德寶發財起家的故事	艋舺	張秉鵬航海遇蔡牽，因同鄉且與蔡的妻子同姓，後者認秉鵬為堂兄之子。蔡牽贈送黃旗一面，吩咐他插在船頭。自此免於遭劫，同行付他佣金隨行，張因此而致富。 ⁷⁴	張德寶與漳泉拼 ⁷⁴
2	蔡源順號有恩於蔡牽	清水	蔡牽侵擾臺海肆無忌憚，唯獨不會去侵犯懸掛蔡源順號旗子的船隻，據說因為蔡源順號有恩於蔡牽。	清水第一街 ⁷⁵ 、蔡惠如和他的時代 ⁷⁶
3	林文濬有恩於少年蔡牽	鹿港	蔡牽年少時流落鹿港，一日飢餓難耐，林文濬請他吃羊肉。蔡牽成為海上巨寇，猶不忘羊肉之恩，乃傳令：「凡林日茂船隻皆不得搶！」日茂行商務蒸蒸日上，成為地方首富。	鹿港小鎮塵封往事 ⁷⁷
4	蔡牽感謝池王爺開恩	王功	參見〔表1〕	芳苑鄉誌 ⁷⁸
5	蔡牽吃麵與回報	王功	相傳蔡牽留長鬚鬚，一日上岸，孩童請他吃麵線。蔡牽吃完後心滿意足，詢問小孩家世，小孩回答父親開漁船，蔡牽以令旗一面相贈，告訴他插在船頭可保平安無事。	吳恩賜口述 ⁷⁹
6	蔡牽回報林朝英	臺南	相傳林朝英往福建赴考，一日舟停某處，上岸小憩時幫助了一名婦人及其遺腹子。第二次赴試，該男孩已九歲，名叫蔡牽，朝英嘉勉之並贈銀錢。第三度赴試，船隻遭劫，少年盜魁蔡牽指名見	談林朝英 ⁸⁰

74 曾文欣，〈張德寶與漳泉拼〉，《臺北文物》第2卷1期（1953年4月），頁210 - 212；吳逸生，〈艋舺古行號概述〉，《臺北文物》第9卷1期（1960年3月），頁3。

75 蔡紹斌，〈清水第一街：大街路尋根溯源〉（臺北市：地景，1997），頁75 - 76。

76 謝金蓉，〈蔡惠如和他的時代〉（臺北市：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頁88。

77 葉大沛，〈鹿港小鎮塵封往事〉，前揭，頁32 - 33。

78 同註9。

79 吳恩賜口述，吳璟悅（恩賜之女）轉述，2007年4月20日，電話採訪。按：吳先生也是《芳苑鄉誌》訪談耆老之一，據稱該故事是他幼時自老一輩口中聞得。

80 趙雲石，〈談林朝英(二)〉，《三六九小報》342號，昭和9年5月19日；〈談林朝英(三)〉，《三六九小報》343號，昭和9年5月23日。

			林朝英，款待後以令旗相授，謂：有人與公為難，可出示此旗。	
7	黃俊發財起家的故事	金門	黃俊年輕時在廈門菜館打工。某日一名老者用餐身無分文，黃俊解囊相助。後來黃俊海上遭劫，賊首自承是蔡牽，當年為避人耳目未帶人隨行。蔡牽將船貨釋回，並給令旗三面使其自由通行。黃自立門戶後，累積財富以百萬計。	金門民間故事集 ⁸¹ 、金門水頭 ⁸²
8	黃旭齋有恩於蔡牽	廈門鼓浪嶼	黃旭齋是鼓浪嶼開發者之一，相傳在小吃店巧遇身無分文的蔡牽。黃慷慨解囊又贈送盤纏，後來在海上遭劫，首領蔡牽認出是他，設筵款待且以黃旗相贈。從此，黃旭齋船隻暢行無阻。	誰是鼓浪嶼的最早開發者 ⁸³
9	蔡牽之婢報恩	——	杭州鹽商汪大豐的族母有一名女婢，後來被賣入蔡牽船上。一日在船巧遇被劫的王姓老僕，女以「昔蒙其惠，老且貧」為由，向蔡牽求情。蔡牽允諾放人，贈之金併一旗，曰：執此，海道無阻。	吳婢念舊 ⁸⁴

備註：以上為筆者所輯。

根據上表內容摘要，可以看出故事都有既定的模式。而九個報恩故事中，五個是地方首富起家發財的經緯，主人翁分別在蔡牽不同的人生階段（襁褓、少年、老年）遇見他，無意間有恩於他，日後獲得終生免劫的承諾。這些故事世代相傳，在各地被當成是具鄉土色彩的地方傳奇，可是，從內容看來，情節與結局都大同小異，如果不是來源相同、或有同一提供者，實在難以置信。

- 81 金榮華（整理），《金門民間故事集》（臺北市：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97.3），頁109 - 114。
- 82 李金生，《金門水頭》（金門鎮：金門縣政府，2000），頁208 - 212。
- 83 作者不詳，誰是鼓浪嶼的最早開發者，2009年3月3日，取自「廈門旅遊論壇」：<http://www.xmtravel.com/bbs/archiver/board5/topic5268.htm-12k->；光緒九年示禁紙本現世（2008年2月20日），轉自：廈門晚報，2009年3月3日，取自：<http://www.smexm.gov.cn/2008-2/20082191733068550.htm->。
- 84 許仲元，《三異筆譚》，卷1「吳婢念舊」，頁12；收入《筆記小說大觀》一編（臺北市：新興，1988），頁5803 - 58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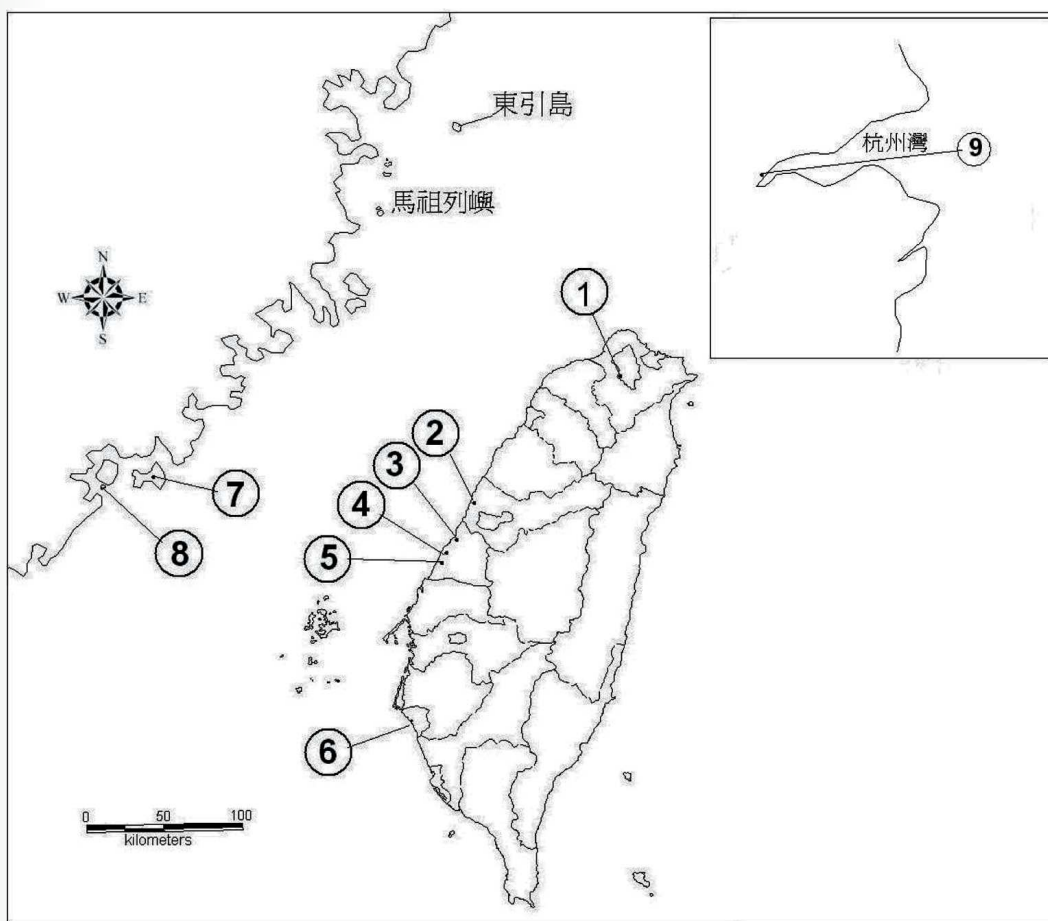


圖4：故事主人翁的所在地

（二）文本的解讀

蔡牽知恩圖報，故事的主人翁也都發財致富；人性良善的一面互相激盪，造就皆大歡喜的局面。讀者又如何看待故事的虛實呢？

有人認為報恩的故事信實可靠（如蔡源順號的後代）⁸⁵，也有人認為這是衙門羅織罪狀，胥吏為了勒索杜撰出來的（如黃俊的後人）⁸⁶。哪一種才是真相？其實，針對人物的年齡、發生年代或相關事蹟進行查證，要找出真相不是很難。例如：成年經商的林文濬是否會遇上少年階

85 參見〔表3〕編號2之資料出處。

86 參見〔表3〕編號7之資料出處。

段的蔡牽；故事人物有姓有名，是否真有其人；相關事蹟是否與文獻記載相符合等。諸如此類，有志者皆可用歷史考證的方式找出真相。⁸⁷

問題是：為什麼有這麼多類似文本在同一時期出現？而且，故事中人後來都成了地方首富？是純係巧合，還是有意散播，盜幫欲美化蔡牽達到影響視聽的目的？或者是商家主動釋出消息，藉此掩飾自己與海盜之間不欲人知的關係？凡此，都有待解答。由於共通之處太一致化了，故事內容雷同，卻有層出不窮的地方版本，很難讓人相信一切是出於巧合。當然細節差異之處，可能是後代子孫擅加潤飾、東改西補，可是，這些仍無損於故事的完整性。

如果是有人刻意釋出，那麼，有沒有證據呢？我們不妨摘出情節相同的部分，與文獻進行比對。〔表3〕只有編號9出自清代私人筆記，其餘皆口傳（或口述）資料，筆記已算是文獻證據了，可佐證其他的口傳故事。再與地方志書的記載做比對，我們發現：蔡牽報恩的故事一律以「贈旗」收尾，這是所有故事版本的共通點，相對於其他刻劃入微的描述，或許這才是真正有意義的地方。根據《澎湖廳志》所載：「沿海商漁多納賄於牽，領其旗以自保」⁸⁸，可以想見嘉慶12年（1807）以前，一艘艘掛著蔡牽幫旗幟的船隻在閩臺之間航行，商漁船都要向蔡牽幫領旗納稅，這就是「蔡牽贈旗」故事的背景緣由，也證實〔表3〕領旗之事的確是存在。問題是：船隻都得向蔡牽「買單」、「領旗」，對航海者而言這是生存常識，那麼，免購「免劫票」或免費「領旗」之類，反常識的行徑又如何而來？

我們不妨假設：有一批商人與蔡牽掛勾，或發展地下合作關係，以致可以免納、免繳。海盜勢力橫行的時代，商家最關心航行安危，尤

87 關於王崧辰《老薑隨筆》所載蔡牽早年的事蹟，蘇同炳曾進行考證，發現其中所載遺事有失實誇張之處，事例之一是對同安縣學教官陳某的報恩之舉，蘇同炳認為查無其人，應該不是事實；參見氏著〈海盜蔡牽始末〉，《臺灣史研究集》（臺北市：國立編譯館，1990再版），頁183。

88 林豪，《澎湖廳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64種，中研院漢籍電子文獻），卷11，舊事/紀兵，頁360。

其清廷始終不願放鬆出洋船隻攜帶武器的規定，商人可能選擇妥協。⁸⁹如果商家通過管道獲得海盜的「免劫」承諾，對民情輿論又不能不有所交代。〔表3〕顯示：與蔡牽有關的商人皆以「有恩於蔡牽」做交待。我們推論：這只是一種幌子，一來，美化蔡牽又安慰惶惶不安的人心，二來，善有善報的觀念深植民心，有恩於蔡牽的人理應受惠於蔡牽，因此，等於暗示商家沒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當年施恩對象找對了人，今日坐享其成而已！

至此，文本隱藏的秘密似乎被揭穿，遍佈於各地的富商大賈根本不是什麼蔡牽的大恩人。商人與海盜掛勾在當時有多普遍呢？一般而言，海盜集團劫掠商船，又以之為合夥對象。因為海盜很多方面需要海商的協助。來自商家的協助至少有以下幾方面：①提供船隻、造船技術、舵工等，②提供米穀、資金或其他必要物資，③提供銷贓管道、卸貨、囤積乃至藏寶的場所。第一、二項都有史料可查證，例如蔡牽就是「厚賂閩商造巨艇」高於李長庚的「霆船」，才能與之對抗。第三項亦有事例可佐證，包括本文所述的「蔡牽港」，以及與鹿港泉郊日茂行之間的合作關係；後者相關傳聞可參閱「日茂豬母掛耳鉤」的故事。⁹⁰不論是哪一種合作方式，雙方一旦關係穩定，商家自然不必一年一度「購票」或換證了。如〔表3〕所見，只要蔡牽頒給令旗，他的部下、分幫頭目、海盜同行都不敢侵犯。

行文至此，施恩或報恩之說可以肯定都是虛詞。商家不似海盜，可自外於社會，他們須要應付外界的質疑，甚至主動解釋，說明傳說出現他們與海盜牽聯的緣由。如何進行呢？合理的推測是：蔡牽給一個故事大綱，讓他們去自編，只要不脫「報恩」與「贈旗」兩個主軸，海盜與

89 清政府對出洋商民懷有戒心，唯恐其與海盜、反清勢力或外國勾結，採取一連串管制手段，導致商船或兵船遭海盜洗劫，嘉慶年間雖有限度鬆綁，其後政策反覆不定；這方面可參見劉序楓的研究，氏著〈清政府對出洋船隻的管理政策(1684 - 1842)〉，收入《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九輯（臺北市：中研院人社中心，2005）。

90 許漢卿，《鹿港傳奇》（鹿港鎮：左羊出版，1997），頁36 - 38。

商家都有一致的口徑。所以，單看一個故事難辨虛實，但相互比較，則意義盡出。畢竟傳說故事有它的時代背景、或賴以成立的史事基礎。我們相信蔡牽報恩故事是捏造的，不過，無損於這類文本的史料價值！

五、總結

海盜行徑圍繞著大量傳說，如何將傳說轉化為史料，從而進入海盜的文本世界，這是本文的出發點。

如前言所指，嘉慶朝海盜沒能留下文字記錄，成為歷史上被消音的一群。但是，聰明的海盜善於把握機會向群眾發聲，蔡牽就是一個例子。他回應臺民、漳民所稱「心肝較兇蔡牽」，而說出「大家攏嫌我蔡牽壞，朱潰若來您就知」。在彰化沿海，他利用池王爺逼退自己的傳說，成功地建立據點，供該幫成員、信眾參拜，王爺宮因而遠近馳名，這是模仿官方版「媽祖顯靈」、「驅擒海寇」等傳說故事。蔡牽更在浙江、福建、金門、馬祖、臺灣等地散佈報恩贈旗的故事，改寫自己兇暴的形象，也為合作的商家解套。凡此，證明文本的生產絕非官方專利，文本遊戲由官方陣營轉移到海盜，一樣精彩可期。海盜文本多樣化、日常化行徑似乎遠超過今人的想像，如散佈流言誤導官方、編織故事博取大眾同情、花錢蓋廟求神庇佑、在地方鑿山開路建港等，其實都是憑藉某種文本形式在進行。

蔡牽報恩故事有層出不窮的地方版本，本稿揭露其中隱情。本來海盜與商家是對立關係，在傳說世界裡卻共享交誼、互通人情，這不單是流言與想像而已。如霍布斯邦（Eric J. Hobsbawm）所稱：「社會強盜」極力討好家鄉父老，同樣，蔡牽也在福建沿海基地供養官民，在江蘇、浙江、臺灣等沿海地區他主在劫掠；對於一般商漁民，勒令納稅領旗，對於商人同夥則給予免劫的特權；對清廷而言他是叛亂集團的首

腦，對沿海窮民而言他是聖誕老人一般的存在。其多樣化行徑及因地而異的海盜屬性，反映在官方史料與文本資料的差異上，讀者穿梭其間，自可觸及完全不一樣的蔡牽。

再論神明顯靈之說的影響力。清政府為媽祖封后、建廟、頒匾，甚至放出「神潮助順」、「驅擒海寇」的故事，達到安撫人心之效，時至今日被解讀為政治炒作。事實上，蔡牽如法炮製也有不錯的成效，文稿所見，他複製了被池王爺逼退的故事，為報答池王爺不殺之恩讓他的船隊安然撤退，以致重修王爺廟云云，與「報恩·贈旗」的傳說故事有異曲同工之妙。「王宮」後來改名「王功」，應是官方勢力所為，目的無非要人淡忘蔡牽港，甚至從文本世界徹底逐出這段記憶。楊桂森的努力算是前功盡棄，因為地方人士指證歷歷，清楚記得「蔡牽港」的存在，而且，官方史籍沒能交代「王宮」之名的由來，讓傳說久居民心，傳說內容織入集體記憶中，日久，地方記憶就成了地方的歷史。雖然沒有藏寶詩那樣引人遐思，但海盜編織的傳說走向記憶再走入歷史，也算夠浪漫傳奇的了！

大體而言，歷史屬於勝利的一方，尤其史籍、文物或古蹟都指向勝利者的記憶，像蔡牽這樣被逐出臺灣又遭殲滅的海盜王，正史不會有他的聲音。但是，傳說世界不同，傳說之門向所有人敞開，也包括社會邊緣人、國家對抗者在內。民間傳說中的蔡牽知恩圖報，又與神明打交道，我們相信這是當事人在杜撰故事美化自己。可是，同時代的王得祿不也一樣嗎？他為自己編織了數不清的精采故事。更巧的是，王得祿在嘉義故鄉有「太保」地名紀念他的功勳，蔡牽在彰化沿海也有「王宮」之名為他興風作浪的往事做見證。

〔附錄1：同安傳說〕

蔡牽家庭窮困，點燈用的菜子油被群鼠吃掉。為防鼠患，他將油瓶懸掛瓦椽。夜間蔡牽臥床，聞床下群鼠吱吱叫，似為商議對策。不久，

一鼠嚙斷瓶繩，油瓶墜地，油又被群鼠爭食一空。他見狀，頓然感悟，認為窮人爭取生活權利，非改變生活現狀不可，因而決心出海為盜，以求生存，過好日子。這是蔡牽故鄉人對他當海盜事因的一種解說。⁹¹

〔附錄2：漳州傳說〕

蔡牽是漳州龍海市角美人，為清代嘉慶年間橫行海上的風雲人物。蔡牽從小練就一身武藝，因得罪鍾姓族長，被衙門派兵追捕，他被迫逃亡入海。由於有膽略，被海盜擁戴為頭目，其隊伍也不斷擴大，發展到有大船七、八十艘。⁹²

〔附錄3：霞浦傳說〕

乾隆末年，和坤當道，……許多閩南漁民，因為生活逼迫，流落到我們霞浦沿海一帶謀生度活。蔡牽原是同安縣人，起初來到南鄉水澳島上，替人修補漁網為業。水澳乃是一個荒僻小島，漁船不多，生意冷落，便又遷到三沙街來暫住，想到漁行找個工做。……誰知蔡牽時運不濟，他沒下船，別人去捕魚，都滿載而歸，他一下船，偏偏就捕不到魚。這種情況多次發生，因此他常被人嫌棄，漁行老闆認為蔡牽真的是沒財鬼，不久也就被解僱了。

但是卻也有一些青年漁工，他們平素和蔡牽很要好，特別是有一位小伙子，綽號叫做「金烏仔」……，這夥青年人都為蔡牽被解僱抱不平，……大家計議，他們幾個人都退出漁行，和蔡牽一起，另向一家漁戶租來一條漁船和漁具，自己出海去捕魚，……幾個兄弟同心協力，趁著漁汛到來，爭先恐後出海捕魚，要替蔡牽爭回這口氣。誰料天公不如人願，蔡牽的船每次出海，……好幾回空船而歸。……兄弟們個個急得無奈，……不得已便和蔡牽商量，叫他晚上暫時不要隨船出海，讓兄弟們自行開船到外海試試看，……蔡牽素來是個倔強的人，……，

91 鄭廣南，《中國海盜史》（上海市：華東理工大學，1998），頁320。

92 《漳州掌故》，前揭，頁291。

就心生一計，不如瞞著大家，偷偷爬上船去，躲入船肚底下面，讓兄弟把船開出海……。大家認為這次蔡牽沒有來，便就叫金烏仔掌舵，……捕來捕去，又捕不到魚，金烏仔著急了，急忙轉了一舵，叫大家不要灰心，再小心謹慎地撒下網去，果然這一網被打中了，……，可是滿滿一網幾千斤大帶魚，拉來拉去船身都被壓得傾斜許多，仍拉不到船上，風浪又大，正在緊張之際，……，蔡牽大聲喊叫：「兄弟們！不要急，我來幫你們拉！」蔡牽歡天喜地地跑了過來，雙手剛剛插入要拉漁網，忽然霹靂一聲，漁網破裂粉碎，許多帶魚全部又掉落海中，剩下一個破網……，有的人便埋怨蔡牽說：「……人家說你沒財鬼，你真的是沒財鬼哩！」你一言，他一語，幾乎要爭吵起來，……，大家都愁眉苦臉垂頭喪氣，蔡牽見了這個模樣，便鼓起勇氣對大家說：「我聽人說現在和坤當道，朝廷大亂，官吏作惡，百姓受苦，我們這些人回去也是絕無生路，大家不如和我蔡牽一起，就在海上造反去吧！」……其他個別的人還有猶豫，蔡牽果斷地走到船尾，端出一隻碗在手上對大家說：如果我蔡牽有天運，這隻飯碗丟到船頭，不會破也不會覆，大家就跟我蔡牽造反……，說完後蔡牽隨手把碗往船頭一擲，果然飯碗沒有打破，也沒有覆倒，大家都確信蔡牽有天運，便就聽從蔡牽指揮，協力同心起義了。

……寧德運送糧穀來三沙的船隻，……蔡牽急中生智，便命令金烏仔拿著菜刀，首先跳進糧船，把帆索割斷，然後叫大家各人手上拿著兩尾大帶魚，當作大刀在船上揮舞，大聲喊殺。糧船佬舵和兩三個水手，在黑霧之中看不清楚，只見來船刀光劍影，喊殺連天，自己帆索又被割斷，知是海盜劫糧來了，慌忙跳入水中逃生而去。蔡牽旗開得勝，兄弟們皆大歡喜，押著糧船，駛到嶓山島安營扎寨去了。

蔡牽起義後，發展很快，在海上抗清十多年，自稱鎮海王，金烏仔功勞最大，被封為金將軍。⁹³

93 江潤澤（講述）、張景騫（整理），引自霞浦縣政協文史組編，《霞浦文史資料》第五輯，頁114-120。

Pursuing Pirates' Tracks in the Textual World: On the Legends of Ts`ai Ch`ien in Taiwan

Ruo-Wen Lee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legend of Ts`ai Ch`ien(蔡牽) in Taiwan and will classify his legend into three categories: geographical names, proverbs, and folk-tales. On the one hand, hopefully it will be much help to understand the connection of the Tsai Ch`ien sect and Taiwan society in order to generate new information besides the official files. On the other hand, since the Chia Ch`ing(嘉慶) reign pirates did not record their stori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find a voice for the pirates so that they can tell their own stories. Therefore, voice can remedy the wanting of words. However, oral stories are different from historic materials, and so they are often viewed as literary texts only; the author differs from the general view of oral stories. This paper will prove that through textual research and critical evaluation of the oral legends, legends can be converted to useful historic materials. Thus, the world of legends are not exactly like fabrication; it can be read as historical facts. Ts`ai Ch`ien(蔡牽) is good at telling tales, and so for a pirate like Ts`ai Ch`ien, telling stories are a strategy not only for competing with the state army but also for survival

臺灣文獻

第六十卷第一期

skills. In fact, both government officers and pirates are good at making up stories and spreading rumors. This paper deals with only the related hearsays about Tsai Ch`ien. The textual world could become reality, when legendary stories become part of official memories, which will in turn be converted into the history. Wang Kung(王宮) Port in Changhua(彰化) County best illustrates this case.

Keywords: Chia Ch`ing pirates, Ts`ai Ch`ien, Taiwan, legend,
Wang Kung